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八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炳燭室雜文一卷

蜜梅花館文錄一卷

中衢一勺七卷附附錄續附錄

萬善花室文稿七卷

落鳳樓文稿四卷

愛吾廬文鈔一卷

縵雅堂駢體文八卷

守身執玉軒遺文一卷

計有餘齋文稿一卷

書巖牘稿一卷

文別集—高麗

貞莊稿略一卷

詩文評

文錄一卷

浩然齋雅談三卷

修辭鑑衡二卷附提要

詩學

談龍錄一卷附提要

聲調譜三卷（前譜、後譜、

清 江藩著

清 焦廷琥著

清 包世臣著

清 方履錢撰

清 沈 垚撰

清 呂世宜著

清 王詒壽著

清 袁世紀撰

清 陳方海著

清 楊 峒著

高麗朴齊家纂

宋 高 庚撰

宋 周 密撰

元 王 構撰

清 趙執信撰

清 趙執信撰

天 壤 二五〇

天 壤 二五三

天 壤 二五三

滂 喜 一

文 選 八

藝 海 一五

畿 輔 七三

連 筠 一一八

滂 喜 一四二

榆 園 一五五

漸 西 村 一八四

豫 章 二〇三

仰 視 二二三

藝 海 二二八

顧 氏 二二三

聚 珍 二二五

指 海 二三八

天 壤 二五〇

天 壤 二五三

天 壤 二五三

天 壤 二五三

天 壤 二五三

續譜（附提要、補正

聲調譜拾遺一卷

小石帆亭著錄五卷

然鐙記聞一卷附律詩定體

詩 話

詩品三卷附提要、補正

杜工部草堂詩話二卷附六九

冊杜工部草堂詩箋之後不

重出

主客圖一卷

二南密旨一卷

本事詩一卷附續本事詩

許彥周詩話一卷

對牀夜語五卷

六一居士詩話一卷

司馬溫公詩話一卷

貢父詩話一卷

玉壺詩話一卷

清 翟 翬纂

清 翁方綱撰

清 王士禎授

清 何世璠述

梁 鍾 嶸撰

唐 張 爲撰

唐 賈 島撰

唐 孟 啟撰

唐 孟 啟撰

□ 聶奉先續

宋 許 顗撰

宋 范晞文撰

宋 歐陽修撰

宋 司馬光撰

宋 劉 攽撰

宋 釋文瑩著

藝 海 二六七

天 壤 二八六

天 壤 二八六

天 壤 二八六

學 津 二八八

古 逸

函 海 二九五

學 海 三〇三

顧 氏 三〇八

唐 宋 三一五

百 川 三二一

知 不 足 三二一

百 川 三三二

百 川 三三五

百 川 三三七

學 海 三四一

學 海 三四一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	陳師道撰	百川	三四五
石林詩話三卷附提要	宋	葉夢得撰	百川	三四八
娛書堂詩話二卷附提要	宋	趙與峕撰	讀畫	三五六
優古堂詩話一卷附提要	宋	吳弁撰	讀畫	三六一
環溪詩話三卷	宋	吳沆著	學海	三七二
冷齋夜話十卷附提要	宋	釋惠洪撰	津逮	三八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一百卷	宋	胡仔纂集	海山	三九六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	魏泰撰	知不足	五八八
藏海詩話十卷附提要	宋	吳可撰	知不足	五九四
碧溪詩話十卷附提要	宋	黃徹撰	知不足	五九九
觀林詩話一卷附提要	宋	吳聿撰	守山	六一九
二老堂詩話一卷	宋	周必大撰	津逮	六二五
容齋詩話六卷	宋	洪邁著	學海	六三二
風月堂詩話二卷附提要	宋	朱弁撰	寶顏	六五六
全唐詩話六卷	宋	尤袤撰	津逮	六六四
庚溪詩話一卷	宋	陳巖肖撰	百川	七〇〇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	張戒撰	聚珍	七〇七
珊瑚鉤詩話三卷	宋	張表臣編	百川	七二四
韻語陽秋二十卷	宋	葛立方著	學海	七二一
竹坡詩話三卷	宋	周紫芝撰	百川	七六六



河賦并序

甘泉江藩鄭堂

稽古帝嚳，攝政陟降，洪水方割，山懷陵襲，適命大禹，平分水土，填龍門峽，嶺巒崑崙，闕閼呂梁，下民安居，奔雷洩雲，涌濤騰浪，若流浮竹，而駟馬難追，如鼓風輪，而一革難杭，于是導河積石，闔關呂梁，下民安居，定興四方，總濁河之管，大慶德水之靈，長積石之上，則泳行地中，蒲昌相連，上溯其脈，出于崑山，渤海蔥嶺，是謂重源，別有三水，赤洋與丹，昆侖三級，離嵩五萬，太帝之居，戴勝之苑，五龍之出入，百神之盤旋，生不死之樹，來不升之仙，新頭千仞，石立巖樞，莫步高下，莫測深淺，臨之目眩，行之息喘，縣紐如繩，梯渡類棧，甘英畏艱而去，張騫懼險而返，至於渤海，渾渾潏潏，陰淪迴淵，轉聲如窸，冬夏不滅，激湍清泚，鳥飛見影，墜淵而死，敦煌酒泉之外，玉門陽關之域，或過八大山，歷十一國，源流色白，衆川濁之一曲，一直，紆行

炳燭室雜文

烟烟室雜文

六安州沿革說

六安卽古之六國。皋陶所封揚州之域也。春秋文五年秋，楚人滅六。杜預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左氏傳：臧孫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注：六與蓼，皆皋陶後。在前漢則爲六安國。班固地理志：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莽曰：安風。六故國。皇祿後，偃姓爲楚所滅。在後漢，則省屬廬江郡。司馬彪和國志：廬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司馬真史記案：隱鄆布傳注：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今班固地理志無此文，亦無蘇林注。且西漢時，六安自爲國，或屬淮南，或爲衡山。至東漢始屬廬江郡，而廬江郡無六縣。小司馬所引地理志，不知爲何書。豈後漢郡國志：廬江郡下脫六縣耶？然不可考矣。陳壽三國志無志，就紀傳及晉書地理志考之，在魏爲六安縣，晉爲六縣，俱屬廬江郡。東晉以後，南朝郡縣之名，千回百改，巧歷不算。第據沈約宋書州郡志考之，有廬江郡，無六安縣。今地志云：宋省入黟縣，無明文可據。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按宋志：邊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郡蠻民立茹山、東安、光城、雲婁、邊城、史水、開化七縣，屬弋陽郡。徐志有邊城、南領、雲婁、史水、開化、邊城、南縣。大明八年，復省爲縣，屬弋陽。後復立領縣。四縣考地志：雲婁縣，前漢屬廬江，安豐縣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魏文帝分廬江立安豐郡，屬縣五。安

風、焉婁、安豐、麥松、滋江左僑立屬縣二。安豐、松滋皆安帝省爲縣。屬弋陽。弋陽本縣名。屬汝南。魏文帝分立屬縣六。江左時承魏舊。分廬江立安豐。安帝又省安下爲縣。屬弋陽。宋又分安豐置邊城左郡。一郡之地。疆域屢分。名號輒易。幾不知郡縣所在。據樂史太平寰宇記。唐邊城郡在六安縣一百九十八里。則今之六安州。乃邊城郡治矣。今志引魏收地形志云。霍州邊城郡麻步山麻埠鎮。在州西南九十里。即故麻步山也。考魏書。霍州。蕭衍置。魏因之。領郡十七。縣三十六。安豐郡領縣一。治洛步城。邊城郡治麻步山。領縣一。史水則梁武時安豐郡省松滋一縣。邊城郡省安豐。開化邊城三縣。隋唐江郡統縣七。合肥、廬江、襄安、慎、霍山、淠水。開化。隋書地理志。霍山。梁置霍州及岳安郡。岳安縣。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淠。梁置北淠郡及新蔡縣。開皇初。郡廢。又廢新蔡入焉。有墜星山。開化。梁置有衡山。九公山。踞鼓山。天山。多智山。今岳安故城。淠水。多智山。皆在六安州境中。則六安在梁爲岳安。爲北淠。至隋則爲霍山。淠水。開化三縣地。劉陶舊唐書地理志。壽春治所。縣五。安豐。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梁置安豐郡。縣界有芍陂。灌田萬頃。號安豐塘。隋因置縣。今芍陂水在壽州。然則今之鳳陽府壽州。亦古六國之境矣。志又云。霍山。漢潁城縣。屬廬江郡。隋置霍山。應城三縣。貞觀元年。廢霍州。省應城潁城二縣。以霍山屬壽州。又云。盛唐。舊霍山縣。神功元年。改爲武昌。神龍元年。復爲霍山。開元二十七年。改爲盛唐。考漢書孝武紀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潁天柱山。薄縱陽而出。作盛唐縱陽之歌。注。盛唐。文穎曰。按地理志。不得疑常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史記孝武紀。無盛唐之說。但云。浮江自壽陽出。縱陽而已。樂史太平寰宇記。六安縣。在漢爲盛唐。屬廬江郡。縣西二十五里有盛唐山。因爲名。今州境內無此山。豈史以文穎之說而傳會之耶。抑別有所據耶。志又云。霍邱。漢松滋縣地。屬廬江郡。武德四年。置蓼州。領霍邱一縣。七年。蓼州廢。霍邱屬壽州。縣北有安豐津。考霍邱。隋屬淮南郡。亦因霍山得名。在今壽州境中也。則今之霍山縣。漢之潁縣。至隋開皇初。始更名霍山。宋開寶四年。省入六安。明宏治七年。復置。屬六安州。王圻續文獻通考云。五代梁改盛唐曰潛山。後唐開光初。復。晉天福中。又改曰來化。尋復曰盛唐。考五代史職方考。舒、蘄、廬、壽四州。始屬吳。繼屬南唐。非梁。唐、晉、漢所有。圻之說殆詳說歟。考之宋元二史。開寶時。改盛唐爲六安。政和八年。於縣置六安軍。紹興十三年。又廢爲縣。嘉定五年。復爲軍。端平元年。又爲縣。後復爲軍。元至元二十八年。復降爲縣。屬廬州路。後復升爲州。明洪武初。以州治六安縣。省入。屬鳳陽府。十五年。還屬廬州府。至英山一縣。本漢江夏郡蘄春縣地。至劉宋末。分立蘄水縣。宋咸淳初。分蘄州羅田縣地置英山縣。屬六安軍。尋廢。德祐二年。復。明初。屬鳳陽。洪武十四年。還屬六安州。本朝因之。此六安一州。英、霍二縣沿革之大略也。嘉慶二年春。與六安張君篠原同客韓城。相國家。談釋地沿革之難。語及六安州沿革。指畫口說。不能了然。退而著此。質之張君。張君能文章。治古學。且爲州之望族。見聞必廣。又加以目驗。予說之是與非。必能辨之也。

行狀說

劉勰文心雕龍云狀者貌也禮兒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證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三代時誅而證於

遺之日讀之後世誅文傷寒暑之退襲悲霜露之飄零巧於序悲易入新切而已交游之誄實同哀辭后妃之誄無異哀策誄之本意盡失而讀誄賜誄之典亦廢矣至典午之時始有行狀綜述生平行迹上之於朝以請誡任章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所謂易名之典請遊前烈故文心雕龍以狀爲表誡則狀亦誄之流也狀者上之朝廷賜誡以爲飾終之典亦付之史官立傳以揚前烈之休此唐李習之所以有百官行狀之奏也考古人行狀皆出於門生故吏晚近之世遂有子狀父者居喪不文之禮姑置勿論夫門生故吏所爲之狀李翱尙謂虛美於所受恩之地不足以取信若子爲父狀豈能指事實書不飾虛言哉則其不足取信於人有更甚於門生故吏之所爲矣子孫欲夸大其祖父必至以是爲非以黑爲白蘇明允曰明以綸亂青史幽以欺說鬼神明允之言可謂深切著明者也尤可駭者名不登於仕籍行不顯於閭閻亦爲行狀行述既不能請誡於朝又不能列名於史而爲此虛辭飾美豈非重誣其親乎昔梁元昂死遺疏不受贈誡教諸子不得言上行狀以昂之功業尙不敢上狀請誡今世與草木同腐之輩必爲一卷之狀亦徒形其醜而已且生不能養喪不盡禮欲以虛文表揚其親以爲孝不得請誡而爲狀干謚禮之典僞妄譌作又陷其親於不義其罪加於不孝一等矣

晉書孫楚傳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問潞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此生狀也若今之考語矣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良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卦變互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劫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啓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尙占尙象失得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響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逐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渾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饑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陷危是欲被文繡食梁刺肥反不若衣褐褐啜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無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月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自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無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慎密以自惕可以無咎矣繫辭曰震無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呼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甲科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瞻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因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

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私諡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諡而諡矣周官經大史職小喪賜諡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諡諡誼皆諡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諡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私諡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諡爲非古然柳下諡惠黔婁諡康私諡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諡以易其名檀公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其名者以諡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侯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諡則柳下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諡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諡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諡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諡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諡焉曾子問賤不諱貴幼不諱長爲諸侯相諱而發非私諡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駭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諡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與阮侍郎書

見示大著墓表敬讀再三句無可削字不得減此劉勰所謂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者也所有脫字訛字皆增改矣至於親家之稱出汝南記見後漢書應奉傳注舊唐書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觀拜席元宗呼爲親家母則親家之稱其來已久且見於史傳表中直書親家不爲無據也竊有一說伏惟俯察古人居喪不文所以行狀與述或求之達官長者或乞之門生故吏無子狀父者有之自唐人始追及明季士大夫不讀禮經不稽古制當處苦枕山之時無不伸紙抽毫者矣迄今末俗相沿古風難返若不自爲行狀則必舉起而非之飲狂井之水以不狂爲狂良可慨也然行狀分送弔者而已未必能傳之久遠若墓表則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豈可事不師古耶考墓表之作始於漢謁者景君墓表其後如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李華之文也廣陵陳先生墓表呂溫之文也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韓愈之文也宋程氏先孝石表王壽卿之文也其例亦如狀述無自爲之者惟歐陽修濠州阡表則自爲之然作於既葬之六十年後不在三年之中也閣下爲人倫表式多士楷模安可復蹈與公表哀之失乎藩以爲墓表不可建於下城之時當立於禮祭之後既不悖唯而不對之經又得盡發於言語之哀揆之情禮斯爲得矣伏乞垂聽焉

與張篠原書

杜佑通典食貨篇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康年滿十六便課米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

皆課三十斛云云馬端臨文獻通考引此與通典同考之沈約宋書乃徐豁非孫豁也李延壽南史列傳豁徐廣之兄子也宋書本傳云元嘉初豁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因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月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未堪田作或是單迫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使自逃逸既遇接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武吏之名見於漢書尹賞傳得赤丸者斫武吏然不知所屬考賞傳常屬縣令後漢書百官志注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選爲亭長課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吏亦曠行膝帶劍佩刀所謂吏赤幘者卽亭長也應劭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改名爲長朱博傳博家貧小時給事縣爲亭長又云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據此武吏卽亭長也亭長縣令所屬也然則豁所表陳者乃武吏之田非民田也自杜佑通典節去郡大田三字混入賦稅之內遂詛爲取民之制而馬端臨文獻通考襲其舛訛又疑之曰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晉制懸絕殆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貴與但疑課米之多而不疑郡大田武吏五字蓋誤以爲取民之制竟置武吏於不論矣考晉山濤傳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罷兵州郡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不郡五十人晉初限田之制丁男五十畝而不言兵蓋兵無受田之事也竊謂始興係邊郡武吏之田必邊郡之屯田武帝去兵之後所有屯田卽給武吏晉制五十人爲屯田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是時求課最者必爭相益乃至六十斛之多給不言稅米而變文言課者可見至宋時雖不以入米之多少爲課殿最而課之名猶在也其始田多吏少尙能輸納至元嘉時田止此數而生齒日煩勢在不能均給而武吏子孫又成土著甚至無大田之實有武吏之名按戶徵輸循而未改於是有異法逃匿而戶口歲減也若以此爲取民之制既與孝武口稅三斛不符且豁亦不必言武吏矣昨辱手書下問今具述所知以答如子說未當乞明以教我幸甚

释椭圆序

江都焦君里堂，夙節讀書，綜經研傳，鉤深致遠，復精推步，稽古法之九章，考西術之八綫，窮弧矢之微，盡方圓之變，與凌君仲子、李君尚之齊名。嘉慶三年秋，里堂出所製釋橢一篇示予，考西法自多祿畝以至第谷，皆以五月五星之本天爲平圓，其後西人有剝白爾噶西瓦等，以爲橢圓，兩端徑長，兩要徑短，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舊法推得九分二十二秒，今法推得八分十秒，驗諸實測，今法爲合。於是詔用今法，橢圓起於不同心天之兩心差，引而倍之爲倍心差，用面積求平行實行之差，於是有大小徑中率與平圓之比例，及差角之加減，與舊法不同矣。其法以面積之度與角度相較，亦可得平行實行之差，然平行面積也，實行角度也，以積求角難，以角求積易，故先設以角求積，次設以積求角，次設借積求積，次設借角求角，四法最爲簡捷，與舊法迥殊，其言日躔之理，亦卽盈縮萬里之說也。如橢圓以地心爲心，規橢圓之形，中畫爲午，從地心作綫，分爲三百六十度，每分之積皆爲一度，每一分積爲六十分，太陽每日右旋，當

每一度積之五十九分有奇。所謂平行也。則太陽在午綫之下。是為最卑。而地心至極圓界之綫短。角度必寬。是為行盈。太陽在午綫之上。是為最高。而地心至極圓界之綫長。角度必狹。是為行縮。盈縮高卑之理。雖與第谷同。而極圓之法。則密於第谷諸輪之法。若以諸輪法測今日日月五星之天。有不誤以千里者哉。昔泰大司寇趙鼎輯五禮通考。觀象授時一門。載編修歲分算。詳述諸輪之法。而不及太陽地半徑差。清氣差。極圓三說。不亦偏乎。是篇仿張淵觀象賦之例。自為圖注。反復參稽。抉微闡奧。為實測推步之學者所不可無之書也。學者從事於斯。以求日躔月離交食諸輪。無晦不明。無隱不顯矣。里堂不以蕩為陋。序是篇。乃書極圓緣起。為讀是篇者之先導云。

石研齋書目序

藏書家之有目錄。始於宋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自此以後。海內藏書家。無不有目錄矣。吾鄉收藏之富。如馬半查。蔣西浦。皆甲於大江南北。而獨無目錄。不數十年。宋葉元刺秘本精抄。散失無存。良可慨已。江都秦敦夫太史。樂志館黃樓神典。舊書數萬卷。日夕檢校。一字之誤。必求善本是。正。竊怪近日士大夫。藏書以多為貴。不論坊刻。剽竊抄皆束以金繩。管以玉軸。終身不寓目焉。夫欲讀書。所以蓄書。蓄而不讀。雖珍若璧珠。何異空談。龍肉哉。若太史之兀兀窮年。蓋亦勤矣。太史有鑒於馬蔣兩家。謂予曰。有聚必有散。吾子孫焉能世守勿替。暇日編石研齋書目。上下二卷。以志雲煙之過眼云爾。潘昔年聚書。與太史相埒。乾隆乙巳丙子間。頻遭喪荒。以之易米。書倉一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然師丹未老。強半遺忘。所弄秘笈。至有不能舉其名者。惜未編目錄以誌之也。有感於太史之言而為之序。

張君山詩集序

張君山名居澤。世為江都人。少習舉子業。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嗜酒落拓。與里中無賴子游。友人黃君文鳴勸之學。始折節讀書。學詩於朱布衣賓家。天心慷慨。破屋三間。日夕吟詠其中。易衣而出。井日而食。晏如也。所為五七言詩。鏗肝鏘腎。妙處窮思。多不經人道語。然詩愈工而窮愈甚。慨然常滿。妻子幾至不能存活。袁大令枚過揚州。見君山五言詩。於當事前稱之。當事愧以錢米。得免餓死。於是始有人知君山之名。延之為童子師者。君山生性剛烈。疾惡如讎。曾著詆辱得車論以譏當世。又使酒罵座。俗人以為狂生。見之輒避去。坐此所如不偶。卒以窮困死。其子不肖。詩稿散失無存。因錄其與落唱和之作。投贈之篇。為一冊而序之。

乙丙集自序

予束髮時。即能為五七言詩。閉門造車。絕無師法。年十五。從余仲林先生游。始知風雅之指。於是上窺漢魏六朝。下武李唐。趙宋。雖不能入天廚。竊然樹而鑽之。品峻然之式。亦三折肱而思過半矣。凡吟唱。秋蟲吟。十一年中。得八百首。丙午歲大饑。日唯一饑粥。貧居無事。發八百首讀之。吟哦之聲。與饑腸常鳴。聲相斷續。乃去蕭取蘭。伐積存木。得一百四十九首。釐為二卷。上卷七十七首。下卷六十三首。起乙未。終乙

已。自乙至丙。歲星一周天矣。此十二年中。春花秋夜。還舞徵歌。風雨鷓鴣。然糠深寒。年末三十。而哀樂相半。過此以往。事可知矣。名其集曰乙丙。乙丙者何。乙以紀歲。丙以志感也。

毛乾乾傳

毛乾乾。字心易。江西星子人也。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步。通中西之學。崇禎時。為邑諸生。鼎革後。縣令捕人科舉。乾乾不得已入試。文體奇古。學使不能句讀。題其卷末云。生平今之世。反古之道。乾乾見而笑曰。羽陵書生。但知鑽在紙裏中耳。歸隱匡廬山。不復見世人。著古衣冠。獨往獨來。講學山中。村農負販。聽者圍立。山中老稚婦女。皆稱為毛先生。鄉縣謝廷逸往訪之。以所著推步全儀為贊。乾乾見而驚曰。辨析幾微。窮極秒忽。古人先此儀器也。與之論方圓分體。方圓合義。方圓行數。不謀自合。歎曰。野人肥遯山中。日講經術。以世人罕知歷數。不談久矣。今見子。豈可謂世無人耶。即以女妻之。後與廷逸偕隱陽羨。宣城梅文鼎造門求見。與文鼎論周徑之理。方圓相變。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師事之。乾乾亦常謂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著五音之輕重。六律之短長。著律歷學若干卷。又雜著二卷。子聲。於算數甚有精思。世傳其學。

論曰。歷學之不明。由算學之不密。雖精如祖沖之。耶律楚材。郭守敬。趙友欽。而猶不密者。算法之不備也。自歐羅巴利瑪竇。羅雅谷。陽瑪諾諸人入中國。而算法始備。歷學始明。我朝明歷數之學者。咸推宣城梅氏。鄭縣謝氏。謝氏之子名身灌。與子交。以是得讀先生之遺書。得聞先生之顛末。始知梅謝兩家之學。有由來矣。世傳先生通占驗。善望氣。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然而先生非唐都之學也。

吾母王孺人傳

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吾母王孺人棄世。其孤學海泣謂潘曰。先儒人有實行。不可湮沒。子乃姻婭也。知婦人之工。容言德莫若子。敢以傳諸婦人。姓王氏。吾丈序常之室也。吾氏其先出浙之開化。由浙遷晉。明季有念菴公者。為蘇州守。因家焉。丈之王父仁長公。以諸生忤當事。謫戍關中。二子隨侍。季如玉公事。母家居。娶丁太孺人。生丈及一女。如玉公奉養入秦。太孺人及丈寄食外家。後丈至關中。省親。旋奉父命。歸里。迎太孺人往。而太孺人因積勞成疾。不果行。丈舅氏丁魯尊先生。以書達如玉公。得攝主婚事。乃娶孺人。孺人在家。事父母以孝。聞于歸後。以事父母者事姑。以佐其父母者佐夫子。內外無間言。丁太孺人多病。孺人進甘旨。視湯藥。扶持搔抓。以及滌輪之役。無不親為之。太孺人嘗嘆曰。我生平因循。今得此賢婦。天之報我。亦良厚矣。奉事太孺人十餘年。如一日。及居太孺人喪。哭泣盡禮。序常丈敦行君子。六十年中。夫婦相敬如賓。家無中人之產。當坎壈時。孺人少倖倖之色。而勤儉持家。服食朴素。雖不至有負薪被絮之苦。然亦可繼簪蒿杖藜之風矣。嗣後四子成立。奉養無缺。孺人服敬養之訓。終不休其蠶織也。孺人平居無怒色。無疾聲。教子惟以義方。不加板楚。即下及戚族。待之亦以禮。序常丈之妹適曹氏。甚貧。時或就食母家。每產後輒無乳。生三女。皆孺人親為乳哺。及長。遣嫁。孺人以奩具析贈之。至今感戴尤噴噴稱道焉。孺人體素羸弱。今秋患痢。雖危劇。而神明不衰。無殿屎之聲。若不有疾苦者。豈二氏所謂來去了然。

者耶子四長學海次炳也次子屏次從周孫五孫女五皆幼孺人生於乾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歲與學海少同學情好逾兄弟總角時登堂拜母婦人以子姪之及學海娶潘妹為姻親時相往來猶人與先慈杯酒論心情如同氣兩家子婦侍左右團圓笑語如一家焉先慈見背時婦人哭之慟未幾余亦相繼下世潘妹松回邇上音聞遂疎今年春潘客游四明道出吳門婦人謂潘曰子老矣不知能復見子否潘復嘆曰何以爲懷潘別去潘秋復來吳下則婦人已殯兩嫂昔日之言得非讖語乎潘過三十年來兩家舊事竟同虛影能不悲哉縱橫涕泗不知所云

享年室錄并序

江都黃君承吉弱冠異質警悟時請於祖寄亭公曰世人多以字行者獨孫無字請字之享年可乎君之祖爲之色喜所以色喜者以是言爲兆知君之可享大年且自喜壽徵也潘謂君之祖已登上帝則君之年又可不至而知矣君之於學靡不講貫尤精於漢儒之說請即以漢之經師喻之漢之經師其年齒見於史傳略可考而知也伏生之年九十張蒼百有餘歲夏侯勝九十申公九十餘孔光九十揚雄七十一桓譚七十蘇竟七十楊厚八十二賈逵七十二子楷七十桓榮八十餘任安七十九周防七十八包咸七十一塞期八十四王允七十伏恭九十鄭元七十四樓望八十如董仲舒盧植丁鴻周澤諸儒史雖未著卒年然有爲三老五更者有耆老乞骸骨者則其年可知矣蓋潛心於學則心不外役而神明不衰也君既長字曰謙牧乃以享年署爲室名不獨不忘祖德抑且自勵其學云嘉慶元年春王正月周藩爲銘四述六書之義以銘之銘曰

享與享享古本一字後人分別字體乃二呂刑享國見於周書叙傳永年是爲權輿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見周官經鄭註云然曰宮曰室散文則通度凡度時對文不同論君之年義證史度名君之室訓本古經注禮箋詩傳之於後時皆有著述死而不忘厥名曰壽

汪先生墓表

先生諱錦京字快士號西谷歙人也先世居古唐郡後僑寓江都遂家焉祖諱文耀明季知餘姚縣事觀納風謠廣求民瘼民咸其惠配食於社考諱應健舉志邱園忘懷簪笏培於同里鄭重師其畫法知名於時先生生有異姿長而懷德快穎百氏探賸六書樂衡門之僥快甘山林之杳謫雅愛巖谷性癖烟霞大江南北名山勝迹游蹤殆徧如宗少文每遇佳山水往輒忘歸長於歌詩兼工篆印以假印之貨爲要糧之計然頗自矜重貨既給亦不復假平生游歷名勝之地搜拾故事旁及詩文各刻一印系以四言詩題曰紅花軒山水家册桐城張文端公序而刻之別著紫泥法仁和王碑刊入檀几叢書嘗謂肆經當知古文識字乃明訓故三蒼之學卷帙不傳十帖之科口試又廢所存古籍或詳形體不顯聲韻是非或論音均不辨偏旁素亂則取說文玉篇諸書集古今文字依四聲編次撰文字原一書又謂小學山家變隸山隸變楷字體湮失惟摹印爲今世所用然必考據六義不可兼通八體爲紅花軒印範皆刊行於世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七日卒生於明崇禎七年六月三日春秋六十有九葬甘泉縣金嶺山郝家寶塔先塋

之右禮也取鄭氏生子三長良薄次良沛季良澤女一適山陽程某既葬之越一百一十二年墓門之樹無恙泉扉之誌缺如五世孫喜孫恐年歲遐邁陵谷隕遷乞爲誌墓文敢勒遺塵式名元石銘曰箕山之侶葛天之氓與物無私與世不爭過軸抱璞嚴阿飾情易占石於詩詠河清世守邱壠永奠佳城惡木不植壽帶長生

清故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

鄭氏世居於歙至贈中議公炳基始遷江寧贈公子候補知府贈中議公爲翰自江寧遷江都贈公生候補道中憲公澈江澈江公二子長頤早歿君其次也君諱宗汝字翼之號雨齋家世科第望冠士族承先德之清華植之以茂實端志修能賢士大夫莫不嚮慕加厚焉少攻舉子業不得志於有司朝廷開川運例以貨爲員外郎授刑部山東司時尙書文肅公英廉袁公守伺敬度祥刑簡罕有衆君悉心秋職手定爰書有倫有要平反之力居多二公咸重之然君心切烏私志高蟬脫力請乞養歸侍澈江公佐家政以嘉慶六年八月十二日卒年四十六恭遇厚恩加三級誥授中憲大夫二妻元配謝恭人次配王恭人皆先卒子一兆理大理寺寺丞孫一煦以嘉慶十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江寧縣南鄉之馬廠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克順祗修侍母太恭人疾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日夕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居倚廬朝夕一盞米盡夜哭無時雖哀毀骨立而能勝喪少隨兄讀書家塾兄歿塾師誦詩鶴原章聞之淚下塾師爲之掩卷事其嫂與宜人如事兄教育猶子無異己子與人交和易可親有所緩急無少吝喜讀書有園曰餘圃澈江公所葺也春秋暇日與朋友唱和其中鄉先達沈既堂先生稱其詩如劉隨州事澈江公先意承志能得親之歡心卒之日澈江公撫君背曰汝一生孝順當如釋氏言往生樂土矣君時奄奄一息聞是言泣不成聲猶勉強作楮首狀核君生平好善學文謹謹致孝嗚呼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服官以勤事親以道惟樸不奢惟淳可葆未幾上壽爲善是悼子孫逢吉卜筮以告爰位幽宅於陰之原銘勒貞石其辭不煩藏之奧隅百世猶存

虞騰生吳君墓表

君名兆松字蒼虬一字敬堂其先爲歙縣人君之曾祖大憲公始遷於江都遂爲江都人君十五歲母氏李孺人棄世晝夜哭泣哀毀幾於滅性時家道中落日食饘粥而君下帷讀書處之怡然年二十爲邑庠生二十三試高等爲虞騰生二十五始娶李孺人共事父文瀾公授巾間衣怡聲柔色滄澹脂膏不假手於僕婦必敬而進之文瀾公歿後能盡古喪禮君少時讀五子近思錄歎曰聖賢躬踐之實是在矣何必外求哉自文瀾公歿後終身不應鄉舉閉戶讀書闢濶洛關之旨嘗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漢唐宋諸儒之說紛紜輕輟莫能是正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親聞緒論其所著之春秋集傳春秋集注統會羣言考其異同參其中否至於格擊僞辨亦無牽合之弊衛宗武所謂以傳考經以經考傳能得史外傳心之蘊者也近日學者專習胡傳幾不知世有此書矣乃取集傳刪繁就簡審其說之最精者手寫成書又著尙書先儒遺論四十六篇君足不出戶三十年著書之暇閉目默坐以是世無知者惟

李進士道南，朱布衣質圃稱之。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年八十一，葬於郡之西鄉。子一名參熊，字曰達，藩與曰達，有尹班之雅。每見君執弟子禮，謂藩曰：讀書當融釋，講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讀書無自得之樂。藩聞此語，知君深於李南劍之學者，豈尋常講學之流哉？嗟乎，六經乃載道之文，未有不讀六經而能明聖賢之道者。君郡明李王良，目不知書，為姚江之學，自謂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傳之後，吏胥宰匠，皆為講學之人矣。不讀書而講學，自古所無，獨釋氏有不立文字，言下頓悟之說，心齋之徒，其說與釋氏無異，乃聖門之罪人，安得謂之得孔孟之心傳也哉？支離詭僻之習，至康熙雍正間，其熾不衰，君獨理明而是非，知所止而操履完，不搖惑于亂道之巧言，可稱真儒矣。

朱處士墓表

處士名質，字二亭，江都人。幼遭父喪，哭泣盡禮，雖不杖之年而能病也。事母以孝聞，鄉人無間言。處士生而穎悟，十三歲即能為五七言詩。因家貧棄舉子業，服賈以養母。自號市人。處士少習學，市中人有犯之者，不與校，雖與屠沽雜處，然手一編弗徹，夜則閉戶讀。至鷄鳴猶朗誦不已。市人恒笑之。中年博通文籍，肆力為詩古文。桂林陳文恭公見先生所作前明郝公景春紀略，經濟要諸篇，稱爲奇才，謂門生姜忠基曰：子爲我招之來京師。忠基至江都，致文恭公命。處士以母老不敢遠辭，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思得如楊雄劉向之徒者，校讐古籍。兩江總督高文端公耳處士名，札致金教授兆燕，將薦之於朝。處士曰：吾深山之鹿鹿也，豈可裹以章服哉？力辭不就。是時其族叔旗籍名孝純者，官泰安知府，折東招處士爲泰安之游，乃探仙閣神府之幽蹟，訪五祠三廟之遺踪，得詩數十首而返。後孝純遷兩淮鹽運使，處士絕不與聞公事。唯與孝純飲酒賦詩而已。處士家無餘財，好周人之急，友人金某夫婦病卒，爲之殮殮，養其子，女十有餘年，疏戚程某貧無所歸，寄食處士家，死後教養程某二子，皆得成立。金微君農客江都，既老且病，處士延之於家，其歿也，杭太史大宗鳩金治喪事，以餘金畀處士，蓋欲償處士供膳之資也。處士盡與微君之嗣子，又有比鄰杜母，其子不育，所蓄金珠藏於匣中，恐爲其子竊取，寄處士家，他人不知也。杜母死，處士置之柩前，封識宛然。其子感泣，遂改行爲善，邦人稱爲獨行君子。非虛語也。及其爲詩文，根柢經史，如有原之水，挹而不窮。韓子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於處士見之矣。嘉慶二年正月三日，召弟子張居善、葉舟、薛本、李文英四人謂之曰：吾初七日與諸君別矣，讀書惟正心誠意爲第一義，富貴如浮雲耳。復命其子曰：傳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乞貸於親友。吾平生無絲粟累人，勿使吾身後蒙不潔名也。至初七日，端坐而逝。卒年八十。以嘉慶某年某月葬於某鄉。子一慎，履歲貢生。乾隆四十二年，處士見藩歌詩，囑張居善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處士之棺槨絕機，合和隱璞，藩知之最深，乃作石表之文，以著清風於來葉焉。

重葺抗風軒記

南國在廣州城南二里，元末孫易菴結詩社於園之抗風軒。嘉靖時，改爲大忠祠，而歐楨伯復結詩社於此。國朝康熙癸亥，番禺令李文浩，即祠之東偏，建復抗風軒，祀五先生。乾隆癸未，督糧道熊繹祖，允郡人

士之請，增祀後五先生。前五先生者，南海孫經賈，字仲衍，番禺李教諭德，字仲修，河東王給事佐，字彥舉，番禺黃典，字庸之，趙處士介，字仙貞，同社之人可考而知者，別烈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通判趙澄，徵士趙九人而已。後五先生者，順德歐陽中大，任字植伯，從化黎參議民表，字維敬，南海吳僉事而待字蘭泉，番禺李知府時行，字少偕，順德梁主事有譽，字公質，同社之人可考而知者，諸石之弟民表，民表考三人而已。後陳忠簡修復南園舊社，與黎烈愍諸公唱和其中，可謂極一代人文之盛矣。所以過此者，往往低徊不忍去，予承乏是邦，簿書之暇，循覽園經，乃知舊址大半爲居民隱占，今所存者，惟抗風一軒，因捐廉爲丹雘塗壁之資，俾昔賢龍跡之地，不敢鞠爲蔓草焉。當日前五先生蓋聲藝苑，與四傑並稱，後五先生掉鞅詞壇，與王李並駕，是故世人推許在園中十子之上，皆以詩人目之。然十先生事實，見於明史及廣州人物傳，其敦崇行勵氣節，可爲後世矜式，豈僅以詩鳴者哉。

天地定位節爲納甲之法解

納甲之說，見於魏伯陽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艮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滅，此納甲之大略也。三國時，虞君仲翔用其說以注易，如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泰之利西南，小畜之月幾望，歸妹之人之終始也。繫辭之在天成象，八卦成列，說卦傳之水火不相射，及萬物出乎震節，皆用納甲耳。而其說詳於繫辭之天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文注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子癸丑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納甲之法，以月體言，坎戊離己爲中宮，坎爲月精，離爲日光，乾爲甲，坤爲乙，在東方，艮爲丙，兌爲丁，在南方，震爲庚，巽爲辛，在西方，壬癸屬於乾，坤爲北方，月之行天也。晦月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象就己，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八日見於丁，十五日會於甲，十六日退於辛，二十三日消於丙，二十九日窮於乙，減於癸，乾交坤，初爻始受一陽之光，見於西方庚地，月之第一節，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也。二爻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月之第二節，所謂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也。三爻全受日光，既望之時，昏見於東方甲地，月之第三節，所謂七八道已訖也。月之第四節，十六日坤交乾，初爻受陰爲巽而戌魄，以平旦而歿於西方辛地，月之第五節，二十三、二爻受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歿於南方丙地，月之第六節，三十日全變三陰而光盡，體伏於東北壬癸之方，一月六節既盡，而輪於後月復生，震卦壬癸屬於坤，所謂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也。九六之數合十五，七八九六合之三十，三十日一月之數也。所謂四者合三十也。納甲之法，盡於此矣。至於天地定位之說，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生水，壬與癸合也。地二生火，甲與乙合也。三生木，丙與丁合也。四生

金庚與辛合也。五生土。已與戌合也。月令孟春其數八。孟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即劉歆大衍之數也。皇侃禮記義疏云。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故七也。木數三得土數五。故八也。金數四得土數五。故九也。參同契謂土王四季。維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秉中宮戊己之宮也。水乘土得六。火乘土得七。木乘土得八。金乘土得九。六七八九少陰老陰少陽老陽之數。皆備於是矣。五行各居其位而不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地數五。二四六八十。天下之數皆出於乾坤。乾坤相交成既濟。六爻定位。各正性命。是天地定位也。由澤通氣以下。可以類推矣。

爾雅小箋序目

爾雅之名。見于孔子三朝記。訓釋話一篇。爲周公所著無疑。釋言目下。則秦漢儒生遞相增益之文矣。在當昔經文皆篆書。讀者望文即知形聲。故俱著訓義而略形聲也。至西京書變篆爲隸。形聲已非其舊。然篆隸之體。不甚相遠。其文猶可考索。嗣後隸變爲楷。形聲皆失矣。字體在後漢已大壞。如持十爲斗。屈中爲虫。鄉壁虛造。變亂常行。此許未重所以歎古文欲絕。而作說文解字也。桓靈之世。賈逵蘭臺漆書。而文字逾壞矣。魏晉以降。譌體百出。譌更正文。變亂爲駢。改作作背。易茶爲茶。別藥作花。草木之名。無不從草。从木。蟲魚之屬。亦皆加虫。加魚。文義乖謬。遠戾六書。且傳寫多訛。帝虎魯魚。轉轉滋謬。徐鼎臣曰。爾雅所載草木鳥魚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此說是也。予少習此經。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矣。不揣庸陋。爲爾雅正字一書。永長庭先師之學。以說文爲指歸。說文所無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假借。不敢妄改字畫。張美和手可斷筆。不可亂之言。豈欺我哉。王西泠光祿見之。深爲嘆賞。謂予曰。爾雅猶大史作疏有年矣。子侯其書出。再加訂正。未晚也。弱冠後。千里飢驅。未遑卒業。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矣。爲阮生賜卿說毛詩。肄業及之。爾雅自郭注行而舊注盡廢。景純乃文章家。於小學涉獵而已。那疏膚淺。固不足論。而郭疏又襲唐人義疏之弊。曲護注文。至於形聲。則略而不言。亦未爲盡善也。因檢舊藏。重加刪訂。郭疏引毛傳鄭箋說文諸書。讀所引之文。即知訛字爲某字。故不復出。其誤者正之。未及者補之。數年中。竊聞師友之緒論。擇善而從。皆書姓氏。有其說本出於予。而爲人剽竊者。直書己說。置之不辨。讀者幸勿目掠美責之。箋中稱後人者。魏晉以後之人也。稱前人者。本郭注之例。猶言淺人也。稱庸人者。有其人而不質言之。若曰夫己氏也。書得書氏書名書人。春秋之名例也。今據古本。釐爲三卷。易名小箋。變篆作楷者。俾循覽之人。趣于簡易云。道光元年太歲在重光大荒落霜月庚申。自敘。時年六十又一。

爾雅小箋上

釋詁

釋言

釋訓

爾雅小箋文

爾雅小箋文

釋詁

爾雅小箋中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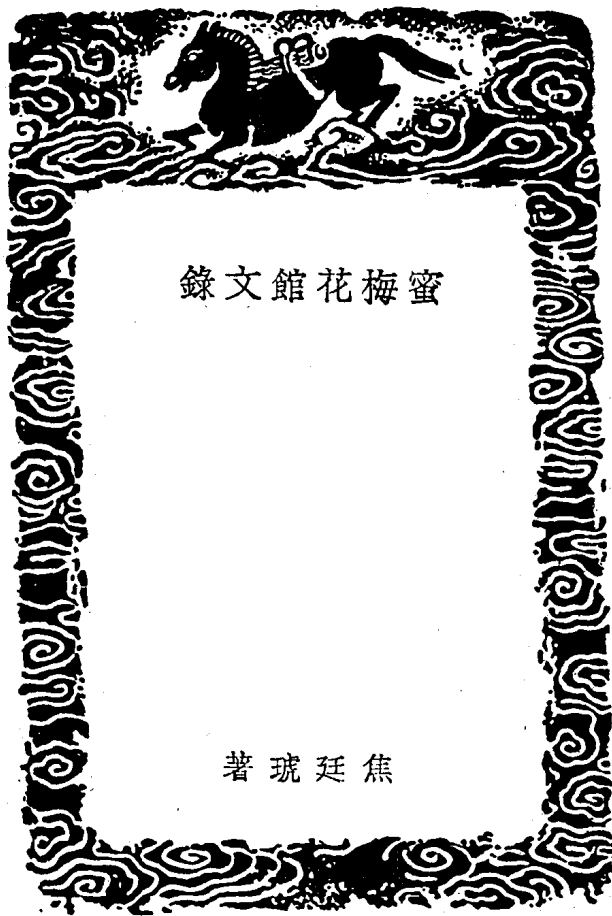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釋詁



錄文館花梅蜜

著琥廷焦

蜜梅花館文錄

江都焦廷琥玉著

文選樓賦有序

蓋聞子圖雲草，應星宿而長留，河洛龍文，繞昆侖而不斷。是知翰墨重於連城，菁華聚於東曉。豈徒屏金璫玉，魯其闕十里之亭，猿落龍橋，梁孝作百靈之軸也哉。昭明太子雅愛文辭，性遠絲竹，自建康雨雪，吳下風雲，聲譽所彰，何分遠邇。故東閣觀梅，南岸駐馬，雖不可考，則則異辭，隋秘書學士曹憲始作教授於隋室，繼拜朝散於唐宗，訓故則杜林衛宏，文字則珠璣桂苑。唐太宗搜典冊於青緗，設生徒於白虎，而君於廣雅之外，俎豆昭明，經傳選部，皇象之河藥山，學咸名儒，李該之窮漢譯，於是諸王府記室參軍李善，作令涇城，談經沛府，文選注六十卷，皆能導源宗海，撮壘崇山，更有繼者，魏模以拾遺之職，博極羣經，公孫羅以無錫之丞，詳疏音義，相與網羅，載籍講述宏詞，明月清風，高亮廣廈，此揚州文選樓之所由始也。今者橋樑遠外，空有銀燈，庾信園中，難尋狸窟，問其里猶傳選樓之名，表諸衡已立與仁之有，大中丞阮公以遺址在其家廟之西，爰度地鳩工，庀材縮板，顏曰文選，以祀四君，設標碧之箱，貯牙籤之楨，錢龜鑑，玉比名山之藏，秦篆唐碑，越梁園之富，前則尊師儒以重訓詁之傳，後則厲閭閻以發文章之秘，由此振俗學，崇古訓，貫經史，追秦漢，鏗鏘說經之士，盛著淮南，彬彬習禮之儒，風敦鄉里，不搗樗味，謹獻賦曰：

蜜梅花館文錄

蜜梅花館文錄

隋昭明之續學，傳文選於蕭梁，表菁英於六代，集綿繡之千箱，裘珍狐腋，竹葉嬌黃，音則鐘鏘並奏，色則朱戟斯皇，都校之麗，屈宋之香，芬芬郁郁，炳炳烺烺，維道文之不墜，因帝子而益彰，江都曹君，職司掌故，典籍供其搜羅，簡冊尋其章句，虛夫博士，祖職田郎，題柱題鳳，文選孟勞，解誤授文選於生徒，開詞章而遠布，彼以枝為杖，羊肅讀開居之篇，以羊為羊，江南誦蜀都之賦，舉凡紫色，揚聲吳郡，樹訪訓於六朝，掩詞華於雲霧，得秘書之表揚，誠有功於竹素，金玉之聲，倡則有和，選學之興，李君是佐，揚子牀書，蓋生几座，十舍書成，萬卷讀破，榮樛研經，朝朝夕夕，館舍新開，諸生勸課，鼓軸皆光，官商遠播，而解詁之學，以興文采之風，以大更有平津，苗裔王府參軍，拾遺學士，力學惟勤，皆通經而博古，將有咸於斯文，釋音注廣，繼著管焚，究微物於今古，願情志於典墳，相與恢張，班馬，羽翼機雲，開謗來學，開發前聞，幹多而臺益峻，匠聚而功不分，乃樓傳貞觀，卷籍江都，出八十一千餘歲，竟寂寞而荒蕪，無琳瑯之炳耀，尋故址於通衢，塵埋斷瓦，地穴蒼蠅，鎖柱無石，網木有蛛，繞修竹而池已涸，聽鳴蟬而柳已枯，平坦八九丈，敬邪十數區，幾不知悲為樓址，地有名儒，維支當赤，幹周崩，言與故蹟，大展儒風，乃度材得木，計日鳩工，相方圓而經畫，占棟宇之崇隆，異王根千門之青鎖，殊焚重百重之雕欄，千載之跡，以復四君之祀，不窮樓分上下，牆列西東，木主銜列，香篆煙縹，雲邱通漢，爐火浮空，窗即以竹，柱不須銅，樓之中，玉杯珠柱，以筆雲箋，松煙龍尾，台字秦碑，白魚食字，草帙藏編，斗帳常覆，坐榻不懸，橫題印月，屏竹含煙，秘書之室，於以復焉，樓之外，深葵含露，淡菊驚霜，飛英滿地，紅藥盈房，增南方之狀，咸雲錦之章，石文著繡，蘭蕙蕉黃，鳥聲一樹，茵簾千行，階陳百卉，室聚羣芳，由此江上停舟，淮南策騎，遙欽文選之樓，欲訪秘書之地，羣班固而手寫其書，求伏生而口傳其字，研星躔殊建之原，考鐘磬同音之義，得建安之體而窮其流，返正始之音而識其異，車之憤憤，豈得其二三，雉之騰騰，不形諸譏刺，將見球鐘愈暢，珠玉俱流，風流媚於鄉里，經濟闢其奧幽，說經則服鄭，論古則匡劉，蠅二首而可識，纓六色而堪求，玉卮有當，冊府能修，何難因四君而繼起，以輔繼乎皇猷，則欲筌筌於六籍，當有志於斯樓。

鄭氏讀說作極辨

衛風，傾人放故，說于農郊，釋文云：毛始銳反，舍也。蓋本甘棠之傳言之，箋云：說當作榭，禮春秋之榭，讀皆宜同，衣服曰榭，今俗語然，鄭氏之易傳如此，然有不可不辨者，試以禮春秋之榭考之，士喪禮云：君使人榭，少儀云：敵者曰榭，雜記曰：諸侯以榭之見於禮者也，春秋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榭，左氏昭公九年傳云：且致閭田與榭，定公十年傳云：公三榭之，公羊隱公元年傳云：衣被曰榭，穀梁隱公元年傳云：衣衾曰榭，榭之見於春秋者也，何休曰：榭，道也，道是助死之禮，杜預曰：榭，送死衣，即鄭氏注士喪禮亦曰：榭之言道也，與何休同，解禮春秋之榭者，要皆以爲送死之衣，莊姜來嫁于衛，上下文言衣服車飾之盛，而其中忽雜以喪服不祥之語，作詩者豈不倫至此，或曰：衣服曰榭，生者亦可通稱乎，按說文：榭，衣死人也，白虎通云：榭之言道也，史記鄭陽傳云：死則不得轉榭，漢書景帝紀云：弔榭祠，則後漢書趙咨傳云：豐資重榭，兩漢以來，未聞以榭爲生者之衣，有之自鄭氏詩箋始，鄭又云：衣服曰榭，今俗語然，按此語

蜜梅花館文錄

三

已見於荀子。又史記朱建傳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注引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作榷。此榷稅通用之證。其爲死者之服則一也。按此與說于桑田之說。正是一例。箋於此讀曰榷。於彼又讀如字。夫是言風習。而辭說于桑田之野。語意迂折。且甘棠之召伯所說。鄭亦讀作榷乎。抑讀如字乎。是不可通矣。學者說經。將有所異。必深求諸古人之書。有不可者。然後革之。箋易傳處甚多。如緣衣作緣衣。純讀如屯。仇當作刺之。屬皆精當不易。乃有不必易者而易之。往往說之迂折。轉不如傳之可通。說作榷。其不必易傳之一端也。於是乎辨。

易多俗字辨

惠徵君謂易多俗字作周易遂以改之。然有不可不辨者。損象二簋可用享。惠氏從蜀才本作軌。且謂簋字皆當作軌。然說文簋黍稷方器也。軌車轍也。周禮小史注。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讀爲者。非。昔同耳。古文簋皆爲軌。則鄭民注公食大夫禮有之。他無所見。按軌當爲𨔵執之訛。說文𨔵机爲簋之古文。或失仁。或木與車相訛。其義顯然。惠氏改簋爲軌。而以簋爲俗簋字。明見說文。何俗之有哉。解百果草。木皆甲拆。惠氏據釋文改拆爲宅。且以說文古文宅作𡩂。因云簋與圻相訛。其說非也。圻即壻。說文壻裂。圻裂。裂說文壻。也。詩曰。不斲不甌。甌非俗字。可決。按甲爲皮。雷雨作則甲皆圻裂。其義甚協。鄭氏改拆作宅。遂不得不不改。皆作解。皆解通用。古無明證。仍而不改。則皆甲宅爲不辭。惠氏泥於鄭義。而更謂寃圻相訛。其說益鑿矣。明夷六三。拯馬壯。艮六二。不拯其隨。漢初六。拯馬壯。惠氏從子夏易傳改作拊。其說曰。孔漢鞮碑亦以拊爲拯。說文作拊。徐鉉曰。今俗作拯。非是。拊。說文拊。上舉也。又作攬。易曰。拊馬壯。吉。徐鉉以未載拯字。故以爲俗。然鄭注作拯。承也。陸績九家作承。升也。而說文車部輦字云。輗車後登也。从車承聲。讀若易拊馬之拊。則承有登義。故揚雄羽獵賦。丞民乎輦榮。李善注。丞作拯字。引說文拊上舉作拯上舉。則拯拊攬本一字。而廣韻亦拯與拊攬同。是可證也。且虞仲翔傳孟氏易。而於不拯其隨。拯馬壯。吉。皆作拯。則說文之拊。非孟氏之易。漢世諸儒各有師說。故所習之本。不無同異。若以拯爲俗。則說文引以往遼。又引以往者。誰俗。誰古乎。說文不載之字。如妥登等。豈皆俗字乎。據徐鉉之說。以拯爲俗。所謂以一廢百也。此三者決非俗字。而必執一說以改之。拘矣。於是乎辨。

仇達同韻說

焦氏筆乘云免買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野館宅充鄧里士女滿莊廬廬卽達九交之道也閻百詩以達雖亦作廬不比廬有二音達止音葵經文未嘗作廬豈容讀入尤韻說按筆乘之說是也說文廬九達道也重文達或从窠从元說文別無達字而入廬下明達廬本一字也三國志注引三蒼云廬古達字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廬與達同皆與說文合又文選崔城賦注引韓詩作中廬外傳云九交之道閻氏謂經文未嘗作廬而以達廬爲二字不知韓詩正作廬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宋儒改陸作達解作雲路朱子伸其說謂達係同韻然路字加雲起於詞章家考之爾雅以及說文諸釋字書無此訓也

以此毒天下說

師家傳以此毒天下王師訓毒爲役馬融訓毒爲治干寶訓毒爲荼苦以易象求之干寶之說是也毒之訓役無所證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云治與馬注同然考諸訓詁廣雅訓毒爲毒又訓毒爲安說文訓毒爲厚於易象皆無所取按虞翻噬嗑六三注云坎爲毒師下卦爲坎坎險而二與五相應則順故雖五刑之用輒肌刺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而民亦從之毒即坎象爲行險從即坤道爲順與上文行險而順正是一貫以三說準之干說爲長惠氏從康氏以坎爲毒又引馬傳訓毒爲治然說卦坎爲多言毒即管非取於治也仲氏易從荼苦之訓而未釋其爲坎象則於干說終無所發明耳

釋鑑

說文虫部蠋馬蠋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蠋。今小戴記作螢。說文無螢字。惠定宇引高誘淮南子注以證之。其意以蠋卽螢也。然以諸書考之。則螢蠋非一物。淮南子腐草化爲螢。高誘注云：螢馬蚊也。一曰螢火。按爾雅：蠋馬蚊。郭璞注：馬蚊。灼俗呼馬蚊。廣雅：蛆蠋馬蚊也。蠋螢蚊音相近。蠋蠋一音之轉。遂蜀亦聲相近。然則蠋蠋螢。卽說文之蠋也。爲一物。爾雅螢火卽灼。廣雅螢火燒也。明與馬蠋爲二物。且博物志云：馬蚊一名百足。螢無百足也。李當之本草謂蚊長五六寸。莊子秋水篇：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蘇恭本草注：襄陽人名爲馬蚊。亦名刀環蟲。以其死側臥狀如刀環。說文於蠋字云：象形。正象此形也。螢無如許之長。其形迥別。宋王素傳云：山中有蚊聲。清長。螢亦無聲。可聽。螢以有光而名。詩曰：熠燿。爾雅作爝。廣雅曰：景天無以螢卽蠋者。呂覽云：腐草化爲螢。螢並言。明非一物。螢卽蠋。謂螢螢皆腐草所化耳。而螢蠋之必爲二物無疑。張有復古編以說文無螢字。亦以蠋爲螢。則仍本於高誘之注也。

朋爲門戶之名辨

論語有朋自遠方來包注云同門曰朋朱子集注云同類曰朋毛西河謂同門曰朋是古注朱子作同類他無所考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舉偉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其說載於論語稽求篇又謂同門曰朋自說文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則謬誤之甚者按說文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鵬亦古文鳳是鳳朋鵬本一字朋黨之取義分別瞭然無同門曰朋之訓也詩注之解朋者一見於碩大且朋傳云朋比也一見於朋酒斯饗傳云兩樽曰朋一見於朋友攸攝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一見於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羣臣也一見於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曰朋惟雖有良朋箋以善同門訓之亦未嘗以朋爲門戶之名也若左傳注之訓朋字者獨校未得惟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注云同門曰朋則毛氏之取以證包注者僅據雖有良朋鄭箋及何休公羊傳注言之耳乃謂說文詩注左傳注皆然何不考之甚耶且說文朋爲古文鳳竟絕未一觀耶漢唐以來之訓詁無以朋爲門戶之名者何言字義本爾包注同門曰朋自屬古訓而毛氏以之說有朋自遠方來則不合何也自遠方來言其信從之衆若如鄉比黨塾之解則一

鄉曲之聞耳。何言遠方。同類則所及者廣矣。廣雅釋詁云。朋。類也。易。或益之十朋之龜。侯注云。朋。類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虞翻亦曰。同類曰朋。朋之訓類。蓋自朱子始。毛氏取之。必謂同門曰朋。猶可解也。若以朋爲門戶之名。誣說文爲子虛烏有之證。吾恐後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據毛氏以詰經文也。爲考而辨之。又按皇侃疏。中包注之義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包氏所謂同門曰朋者。如此豈以朋爲門戶之名哉。

聖人不取陳言辨

閔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仁。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爲自季所開。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矩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自見。曉謂此言不然。聖人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前人之言。有可徵信。取以爲訓。即聖人信好之徵也。若故爲立異。必不從同。豈聖人之心乎。且論語中。如陳力之言。則周任有取無恆之戒。則南宮可徵。善人爲邦。且曰。誠哉是言。行義隱居。亦曰。吾聞其語。聖人之取陳言。可以概見。猶曰。此皆明標所自也。述前人之言。而不明標所自者。有之乎。曰。有之。技求齊派。未嘗明言。雄雉之章。富貴攸分。豈必冠以小雅之什。視其所以。之三句。文王早以之。官人已所不欲之。二言。管子亦引爲古語。說及殷之禮。文獻須微。闕多聞之疑。無微不信。況左氏以爲古志。則語豈無稽。即自季自述所聞。亦言非無自。必謂聖人不取陳言。則日與門弟子論文章。性道。豈絕不用前人之言。獨標新異之說乎。大抵閔氏攻擊古文。不遺餘力。欲證梅賾之僞。遂誣百左之經。以左氏爲誣。猶可言也。謂孔子不取前人之言。聖人豈如是哉。

游相墩記

陳西園爲余言相墩之勝。去余村僅十餘里。約余過其地而未果。今年三月。相君博九邀家君爲墩上之游。余遂得以覽其勝。博九名。居邵陽。在連隄之西。白弗湖之東。雍正間始歸相氏。博九尊人曹勳翁。排別業於上。因以相墩名。墩之外。綠楊千株。屢疊排列。漁樵柳陰。屈曲而入。頂有屋十餘間。前三樓。蔣西園先生居其上。曰近湖草堂。堂後有軒曰友軒。墩後有池。池中有小墩。環以水。達以橋。而種蓮於其下。庭外編竹籬。籬外卽運河。倚窗望之。船艘千百。帆檣高出於樹。影如飛。水聲在耳。皆往來於墩之東。坐墩上。四陰翳。合其樹。柳之中。有桐二。桐之西有竹。其花。牡丹。芍藥。玉蘭。桂。菊。海棠。芙蓉。凌雲。翠卉之植於盆者。又數十多。莫能名者。其蔬。春韭。秋菘。其禽。烏。燕。鷺。鵲。布。其湖。湖之出。曰菱。草。曰三稜。環墩之外。方數里。刈而束之。以爲薪。炊爨資之。歲之所入。不弱於種穀之利也。處其中者。誠有仲長統之樂。同游者周君己山。陳君西園。皆俯仰流連而不欲去。博九煮酒劇談。薄暮乃散。是游也。亦可以盡湖中之勝矣。歸而各詠以詩。家君作相墩銘。西園曰。今日之游。不可無記。遂誌之。如右。嘉慶己巳三月二十四日。黃珏橋人焦廷琬記。

與徐雪庭先生論詩書

靈梅花館文錄

廷琬頓首。雪庭先生閣下。前在高齋。得親聲容。月餘。曉隔。殊切神馳。偶以拙詩求教。荷蒙賜覽。且錫鉅文。廷琬捧讀再三。覺獎譽實深。反之於己。已有不敢當者。則自愧焉。既而思之。知先生以獎許爲誨。故以鼓舞爲訓。俾鄉僻賤名。得附大集。以垂不朽。如蠅附驥。驥施松柏。則又私自幸焉。廷琬年十一。家君授以唐人絕句法。由絕句而律詩。而古體。遂好作詩。一月。輒數十首。家君斥而抑之。謂詩文最忌浮詞。即懷人詠物。比興無端。亦當使書卷之氣。盎然紙上。而泛爲風雲月露之詞。則所當深戒。廷琬自是不敢妄作。迄今二十餘年。未有進境。而每苦其難。夫詩本溫柔敦厚之旨。渾渾灑灑。元氣結成。不必以一定關鍵。泥乎其法。亦豈容有一毫浮僞。難於其間。竊以此求之。有諸諸游談者。將以詩爲藝玩者。有以詩爲標榜者。將以詩爲容悅者也。有此唱和。而互相贊譽者。將以詩爲標榜之具者也。有雷同勸獎。以爲博洽者。將以詩爲誇詐之用者也。先生謂詩當本之以誠。此則不誠。誠者。苟以先生立誠之說示之。亦未必有赧然愧。爽然失者。何也。不知其難而已矣。或謂詩不必作。則又不然。嘗於友人齋中。見其所作詩。有題跋者。謂當以經學自厲。不當役志於詩。此言似是而非。實非也。詩之源出於三百篇。毛公作傳。鄭康成作箋。三百篇非經乎。且升高作賦。列九能之一。學經者不必不作詩。特當厚其根柢。虛僞混焉。博其聞見。雅俗繁焉。尙其體要。格律正焉。惜其筆墨。風骨凜焉。不必篇什之多也。一二章亦足以傳。不詞采之富也。其氣韻不在於貌。讀詩書卷。下筆如神。其機之氣。自然流露。此廷琬之所以不能至而自苦其難者也。雖然。鄙見所謂難與先生所謂誠者。竊有所合。敢爲先生陳之。卽以爲先生所論之傳疏可也。先此謹候台安。仍容面謝。更領教益。不宣。

書吳千爲軼事

千爲。祖籍歙人。隸居揚州之黃珏橋。遂爲江都籍。故鄉。有鄰子某貧甚。矚其貧。將竊之。既昏。潛入其市屋而隱於梁。千爲知其入也。晚食已。揮僮僕去。乃閉戶。徐仰謂某曰。蓋下。吾與爾言。某驚而墜。按之。起曰。何懼也。爾世居此。先人皆良民。奈何爲此汗。千爲之行。以玷祖父無貸。吾可貸也。解囊得錢三千。界之。曰。以此爲生計。足供爾窮。宜自厲。其感涕泣下。將去。止之曰。夜未靜。姑待之。毋爲邏者所詰。某以是卒得溫飽。時有幼童伺於門。知其事。出以告人。千爲聞之。斥曰。毋妄汙人。吾無是也。千爲名椿年。一號秋厓。里中稱善人。乃閱其節略。渾稱施藥療病。捐發賑饑。修理橋梁。欣助樸木。而未嘗綴述其善。吳雨山先生因道其軼事如此。錄之以補節略所未備。千爲三子。長重光。字宜三。乾隆己卯舉人。官至代州知州。咸以爲善人之報。惜無親炙者。不能縷述之也。

書高貞女

歸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謂室女不必守貞。吾郡張良御太史惑之。且曰。男女居室。然後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不成。則無相死與守之理。嗟乎。執此說。則女子必不得以節順。彼或慷慨捐軀。或終身不字。舉世之所謂奇節。皆非歸氏所取也。抑何邪。說諱民之至於斯也。是說皆爲吳倫亭言之。倫亭因述其叔母守貞事。貞女氏高。甘泉縣人。許字北鄉儒童吳宏。取有日矣。而宏禮廢。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貞女年

二十欲奔喪。父母勸慰之。女泣曰。女身許與。舍將奚適。遂於是年七月適吳氏。撫姪立中爲子。立中。愉亭兄也。迄今三十一年。愉亭且曰。貞女不茹葷菜。衣布衣。數十年如一日。昔勉諸姪曰。各宜自立。每夜必以鐵帶課讀。鄰里鄉黨稱其賢。今年以例旌典。將其呈於學。貞女急止之曰。吾無奇節。名將安附。愉亭重遠其意。而虛其貞之無以彰也。乃屬余紀其事。而姑待旌典於異日。夫古文豈足以顯貞女。愉亭之請。蓋因吾之論歸氏而及之也。遂書之。且以解俠歸者之感云。

謝景張傳

景張名文英。一字華谷。先世洪武初。自江右遷於揚。七世祖肇興。始居甘泉黃真橋。君生有至性。爲於孝友。家中落而親族朋友之貧困者。周之無吝色。嘉慶甲子。從家君游。丁卯三月。家君病寒。危殆不知人。君左右牀席不寐者十數夜。與沈山人彭庚其。於東嶽神。各借算書。格於之病果愈。咸以爲誠所感也。君之兄沒。哀悼過人。嫂復歿。遺孤八歲。撫愛倍至。病甚。君夜走數十里。延醫。急遽無人。色摘藥調水。火數夜不寐。竟爲醫誤。藥致死。君慟曰。何以慰兄。明日遂病吐血。滑瀉。村醫者投以發散攻伐之劑。吐沫如脂。右脅痛甚。仍服之。且禁食。遂身冷喘促。陽盡而死。嘉慶戊辰二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里人莫不歎曰。謝景張爲兄之子。病而死也。君好學深思。嘗與余冬夜論開方句股法。必盡圖以明其故。彼此辨難。不解不止。數試於海陵。未獲一衿。病劇。盡取所作文焚之。且語家君曰。英死矣。將乞銘墓於先生。妻於王。無子。尤可傷也。

焦廷號曰。嘗讀第五倫傳。兄子有疾。一夜十視。而倫自謂不能無私。何其知之明也。乃景張以兄子而至於病且死。其視倫爲何如。觀風者采義行。吾知其無所愧矣。

忠義李將軍傳

竭力宜猷。功烈昭乎天壤。報國忘死。忠義貫乎日星。斯錚錚之金不足言其堅。鐵之石無能比其介。歷百鍊而不磨。奮千祀而可感者也。維忠義李將軍。家本儒風。天生智勇。一鷗南飛。萬人爲傑。龍騰虎出。虎豹名。英年連捷。遂待甘泉。乾隆丙申。都閩衛州。分清俸以掩遺。亦越辛丑。陞任提標。綜閱旣而司馬政。既遷太平。參將。又遷樂清。副將。是時臺灣用兵。林匪待戮。而將軍復海壇署鎮。南日建牙。操舟出洋。持刀陷陣。劇盜屢擒。身先士卒。彼安都落髮而不驚。彭樂裏而再戰。方之今日。將軍有焉。氣壯靜於海壇。功簿陳於殿陛。庚戌銅山設鎮。甲寅補署海壇。安南夷盜。闖入內洋。將軍率水犀之甲。統辟疆之車。遏其前衝。更番禦敵。樓櫓成雲。牙樁閃日。壓卵迴山。賊勢大沮。嘉慶丁巳。天子嘉將軍忠勤。委以方面。總戎定海。將軍心感特達之知。不惜捐軀以報。浙盜鳳尾。圖盜蔡牽水獺等。敢舒鯨臂。么膺不量。商賈避賊。井底笑跳梁之蛙。武庫飛影之劍。將軍則預修同安棧船。師統三鎮。并陸路之采樵。斷出洋之火藥。賞罰假以便宜。將士擢以破格。已未六月。將軍與巡撫阮公元。禦賊松門。朱萬之風火。可以成功。杜殺之結果。何能爲害。獲安南僑僑倫貴利。辛酉冬。擢任提督。統攝水師。小盜屢擒。索獨猖獗。既而盜竄漁山。游魚在釜。糧不足於七日。軍何堪以一戰。妖狂幾駢首而就擒。蛇家將窮蹙而赴海。不圖醜奴降潮。崔廷伯信而

不疑。李拔帳。漢中賊擒而復縱。甲子七月。奉旨派爲總統。各鎮聽其調度。一戰黃埔。再戰澎湖。賊遂方斷而欲復。牛皮則破。不能傷。乙丑十二月。鹿耳門之役。將軍與金門鎮許公松年。澎湖協主公德祿。慷慨營衆。縱火焚寨。捕斬千百。散如鳥獸。將賊賊而獻囚。且推牛而醺酒。而賊又乘潮逸去。未獲渠魁。壯士推心而痛恨。盜首逸獲而稽誅。然而荷堅驚心於風鶴。孟獲破膽於蠻荒。數挫賊鋒。垣承榮寵。小醜延其殘喘。天子以爲良將。樂羊之謗。書雖滿。元戎之宸容。展磨。故將軍益以憤激。誓不與賊俱生。祖士雅不能殺賊。有如大江。王景略身受國恩。唯宜勦力。丁卯八月。將軍乃仗劍而出。計不返顧。謂其子曰。汝當潛心讀書。勉圖向上。家事毋溷也。十二月二十五日。至黑水外洋。蒙衝列陣。敵火如麻。賊勢倉皇。紛紛落水。功在垂成。擒縱頃刻。何爲乎。颶風母風作。海島煙飛。浪折牙旗。星沈渭水。忠魂海上。遂爲國殉。宗爺將歿。人間殺賊之聲。語焉云。亡。然滿英雄之淚。天子震悼。追封三等壯烈伯。諡以忠毅。子專祠於同安。歲時致祭。郵蓋褒忠。於此爲盛。公既捐軀。賊鋒亦挫。忠魂即浙閩之保障。廟貌爲土地之屏藩。將軍諱長庚。字超人。號西巖。年五十有八。嗣子廷銓。承嗣襲爵。惟將軍忠致其身。教正其氣。壯其力。烈震其靈。不亦可以爭光日月。而捍衛河山也哉。爲之頌曰。

桓桓勇烈。烈烈忠貞。危則致命。義以成名。威傾海峽。氣折長鯨。難無苟免。忠必舍生。維李將軍。同安世籍。少授親科。人歌先德。儒將投壺。猿臂射石。虎穴親探。功簿日積。公署銅山。振興軍紀。公戰三彭。夷盜遠徙。儲糧治舟。破家養士。威風頓消。洋氛不起。公爲總兵。威鎮閩浙。賊盜披猖。公搜窟穴。髮怒冠衝。氣急皆裂。袍澤同。餘糧陣結。孫恩幾殆。道覆將頽。賊首首。凱歌欲回。降以行詐。去而復來。雖滅牙爪。未獲渠魁。專捕蔡牽。公爲總統。兵有所歸。士得其用。非蛙腰困。游魚倖縱。水陸並驅。浙閩兼綜。渠魁未得。公心益忿。枕戈待旦。披堅擣運。生死久忘。家事焉聞。報國爲心。殺賊分。飛騰勳。壯烈風。天水皆黑。刀血俱紅。魂游燄火。旗折鯨宮。公其死矣。威振越中。天子震悼。褒忠有典。伯符三等。豐功利用。子諡子祭。犧牲是展。命秩尊崇。騰霄奮。龍親祠宇。建於同安。鄉俎豆千古。所難庀材鳩匠。丹旌已完。取彼貞珉。壯烈用刊。澤徧閩。恩施浙水。節與山同。軍惟岳比。公歿二年。率亦殲死。公忠及民。允宜廟祀。

徒人費論

西河毛氏謂秦之三良。濟之徒人費。爲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夫以費死爲無益於君則可。若謂恩倖之流。不必致身。則凡如徒人者。必不得以忠顯。何其說之偏也。孔子曰。見危授命。曰見危。則不獨尊者見之。卑者亦見之。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曰能致。則不必貴者能之。賤者亦能之。聖賢於此。苟分別其間。將必曰。惟尊者貴者可以致身。卑者賤者不與也。有是理乎。且徒人費與三良。固異。詩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則三良之死。非三良自殺。乃穆公以之。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三良即欲不死。其可得乎。若徒人費之死。則左氏詳記其誅。履弗得。鞭之見血。袒臂先入。伏公門死。推其文義。誠可勵後世人臣之節矣。又曰。石之紛如。死於階下。見衛君之無人。而紛如之深足嘉也。又曰。殺孟陽於牀。見襄公驕侈放恣。衆畔親離。陽以小臣而慷慨

捐軀不能免君於難亦大可悲矣此與齊莊之獄賈買舉州等皆死文義自別杜預於賈舉等則曰勇力之臣爲君所愛者於石之紛如孟陽則曰小臣未嘗以爲恩俸之流也毛氏以恩俸加之頗極高亦從其說不知人無貴賤忠孝一也後漢書李善於獨行明史入阿寄於孝義何獨於徒人費而疑之且徒人之輩尚不難難免況於徒人者乎徒人能知大義即足光昭史冊則凡如徒人者可以勵矣乃謂恩俸爲不足論其不樂成人之美有如是哉毛氏又謂汪精衛不能固君衛國徒以身殉爲儒子之忠汪精衛之事載於左傳檀弓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孔子曰明曰衛社稷毛氏必曰不能衛國將與孔子爭乎百餘年來無識其非者頗爲之辨

鄭素圃醫案序

醫有讀先世書至數百年不絕者莫如敬中鄭氏鄭世居嶺之南山明末有字夢圃者自欲遷於揚其裔孫平開居湖中每讀其先世素圃先生著述甚富今老屋綠簷齊在鈔關門子孫守之懼先業之墜也索其書平開寶之不輕示嘉慶內寅得其醫案一冊曰傷寒曰雜曰婦人曰小兒曰諸中曰男婦曰婦人曰胎產素圃自序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曰平則不欲過盛可知曰秘則當實護可知又云傷寒諸案皆屬三陰三陽證顯明易見特以亢害之證似是而非者令兒輩錄存以示諸門人嗚呼陽長陰消易道也聖人扶陽抑陰不欲陰之盛也自丹溪輩倡爲陽常有余之說後之醫者每爲所困觀素圃之案亦可以悟矣微李振聲今之名醫也乙丑閏六月余病頭面蒸熱如炭遍身發紅連似疹陰躁困憊幾死李翁曰脈緊不渴非珍也服真武湯而愈醫者多議之乃素圃治胡子任及余姓皆云寒極於內過陽於外陰虛也李之治與素圃合議李者尙能讀素圃之書哉丁卯三月家君病寒誤藥致耳聾昏睡舌黑而滑服洪大無倫汪近垣者李翁之門人也診曰少陰之陽欲亡矣非參附不救華醫或昧之謂舌黑脈大爲陽證無以決余因憶素圃云耳聾昏睡少陰非少陽脈反散大真陽欲脫之機舌黑而滑腎水凌心也遂執此案以證之果愈益知素圃之術之神而此案之益人不淺也素圃名重光一字完夫初寓瓜渚後來邗上邑中舉鄉飲酒酌酌先生於明倫堂康熙四十六年太守左必蕃贈扁曰寶鑑望重享年七十有九夢圃爲素圃曾祖所著有墨寶齋經驗方家弱侯太史序而行世素圃又撰補注條辨證辨論等書子孫多習儒者而亦精於醫自夢圃至今幾三百年平開猶守其家學去歲平開歿素圃之學不幾墜歟書之以告閱是書者

白茆草堂記

甘泉之湖在官河上岸者六曰邵伯曰新城曰朱家曰黃子曰赤岸曰白茆黃莊橋在黃子湖南白茆湖北橋北有市市北有白茆草堂吳少文太學讀書處也草堂本面東三楹面南三楹室中牀書連屋庭間栽梅種菊園之以欄太學吟詠其中講貫於唐宋諸名家者近三十年所作詩數百首家君選錄之爲白茆草堂詩鈔二卷刻於嘉慶庚午六月家君君徐君坦菴維然范石湖詞集爲北湖三家詞鈔太學刻之里中耆舊賴以傳焉王申冬草堂燬於火書版盡焚羣花半萎癸酉之春重葺面東三楹兩月而畢復得

譚經論藝分韻聯吟其面南處隙地蒔花廣縱盈畝雖改舊觀而宏敞則過之矣湖村風俗淳厚相傳宋元人曾置別業於此然不可考順治康熙間湖中文酒之會最盛如文在菴之深柳堂高菴巖之湖西別業張虎臣之水樓徐施舉范四姓之奮芳社孫滋九之柳庭皆極水竹之趣今百餘年舊址多不可尋而前輩之流風遺韻故老尙言之不衰則風雅之繁於一鄉豈淺也哉余家有湖干草堂爲先高祖父文生公讀書處即今半九書塾家君拓而葺之於書塾中爲雕欄樓栢紅薇翠竹之亭靈梅花館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木蘭家仲軒花深少態彩落成於庚午之冬並作霜天曉角八闋一時和者咸賦余家去白茆草堂半里酒蓋茶荷迭爲賓主太學以草堂新成屬爲之記余亦以書塾八詠索和聞者以爲佳話也書以誌之嘉慶十八年六月望日焦廷琥記

關魚圖記

關魚圖者丹陽汪匯川爲白茆草堂主人作也圖幅從一尺弱橫三尺五寸弱幅左非屋三楹爲白茆草堂屋後亭二一負圖一隱於叢竹屋前左右編以竹籬籬內梧桐桑栢枝葉綠映秋花滿砌多莫能名庭不鋪甃而宏敞爽潔中設一几五人圍坐虛其一焉几有杯有箸旁有僮二一攜壺一奉魚左籬有門門豆藤匝其上門外有石玲瓏多奇致石後有逕達於廚有廚人爲鼓刀斫鱸狀還有僮二各奉魚進庭前有門夾門有松栢門外有欄魚而至者二人有板橋橋傍柳陰覆車欄穩然橋右波中來一舟行若甚速舟中一人膝前置簞又一人操舟亦赴草堂客也幅尾爲魚一秋水菴草橋煙波滄逸之致白茆草堂在黃莊橋市北爲吳少文先生讀書處每院內花開友人各攜魚來廚人烹之品其味之甲乙客曰此關魚會也主人吟一詩云良友攜魚至烹鮮各自嘗只容分美惡不暇計炎涼譚笑薰花氣杯盤帶夕陽吾曹薄滋味得此與偏長客又曰主人性情和易不欲多上人市井驚競之習非所樂也奈何以關名又一客曰溪以愚名豈必瀕溪而居者皆愚也泉水以廉讓名豈必不居廉讓之間遂不得以廉讓聞也且主人草堂中壁張字幅多前人詩書記有句云雄心敵豺虎傲骨詔花神關魚者亦歐陽虎詔花神之類也奚不可以關名主人欣然汪生遂作關魚圖湖中魚類不一食魚者無不知北湖之魚之美也作圖者固不必一一繪之擬更作北湖魚譜按其名而別其味焉嘉慶二十五年歲次庚辰夏五月焦廷琥記

修王大名先生墓記

墓在郡城北三十里而晉橋甘泉縣治先生名方魏字大名號鄉城明員外郎納諫之孫也世居北湖父玉藻子孫所稱螺山公者崇正癸未進士官慈谿縣知縣甲申之變公與沈公履基起兵江上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明年浙東破公黃冠行遁於剡溪辛卯以後始歸里將歿遺命不冠帶殮像亦如之生二子仲子即先生遺命父閉戶窮經足不入城市一鄉之士重其道稱曰大名先生生平於宋儒之學最精著述皆散佚存者惟周易纂解一卷子祖修歲貢生爲號曾祖母之父先大父以是得聞王氏之學又二世子孫微其散處毀於火遺書盡焚先大父傷之每指先生之墓曰其子孫微吾子孫必善視之先大父歿家君每歸其地必戒守墓者禁芻牧之往來嘉慶丙寅正月往視則城已盡毀城左故有先生仲孫某

之豫，亦舉其棺而遷於右，急開守墓者，則曰：據左之地，饒與夏姓，不足，益以城內，所以毀也。城既毀，風雨侵削，漸卑，牛羊之迹，交於塚下，室君以情告夏氏，夏故農者，一知地之為先生墓也，即還其契，乃命工築城，仍如舊式，家君同翰林院編修秦公恩復，安慶參將楊公大壯，浙江巡撫阮公元，立石誌之，題曰：大清處士王君方魏之墓，嗟乎，邑有賢人君子，不幸不獲有聞於世，則必賴子孫有以紹述之，又不幸而子孫衰落，則必待後人之表揚，不能表揚，而且築地踰於牛羊荒剝於風雨，雖其子孫之微，亦居此里者之責也。湖中後學之士，於王氏，而益部之文行，給諫之忠義，問之里人，幾無有道之者，是可慨已。先生之兄方岐，字武微，亦不仕，然與吳蘭次、卓鹿塘、汪舟次諸君相往來，故以文名先生，不然，吾處其久而益湮也，於是乎記。

書江清貞烈志後

為女子而不恤一死，以成其貞烈，固大不得已，亦大不幸，乃復值烽火蒼黃，流離顛沛，白刃在前，俯聲滿地，骨肉散於軍中，殘骸踰於馬足，呼天莫應，慷慨捐軀，一死之後，無有知而弔其靈者，則尤不幸也。即或知之而不得其人，則傳之不遠，不數年即朽，此其不幸也。益其吾觀能倖男江清貞烈志，不禁掩卷而歎矣。倖男名維熊，康熙歲貢生，世居瓜渚，瓜渚在明季屢被兵，亦民生大不幸之秋也。當時婦人女子，有明大義而以身殉者，熊君輯之，得張氏、劉氏、饒氏、沈氏、范氏、熊氏、茅氏、魏氏、熊氏、萬氏、凡十人，而繁以詩為江清貞烈志一卷，時作於康熙己巳，就瓜渚一偶言之也。昔劉中壘序列女，歷代史書仿之，然數千年來，女子之以貞烈見者何限，而史書所載則寥寥也。明末被兵之歲，不止江清，即江清之貞烈，亦未必止此十人，而十人乃不朽，得傳不得傳，固有有幸不幸耶？學者與為風雲月露無益之詩詞，何如記一時忠孝節烈之事，使忠孝節烈者，由此不朽，而觀者有所感，則其江清貞烈之志，益於人心風俗者，豈淺也哉。嘉慶丙寅十二月，江都焦廷斌跋。

北湖三家詞鈔跋

北湖多隱君子，而以倚聲名者，則有三家：徐坦菴、名石麟，著述甚富，其已刻者六種，曲訂正詞韻，且藻彩雋集，其餘書目見於自序者，凡數十種，復訂姓羅氏，名煜，本歙人，而居於湖，坦菴詞中屢及之。范石湖之詞，間見於題畫，求其遺書不可得。嘉慶丁卯，家君訪陳君素庵，得石湖遺稿一帙，於蟲傷鼠啗中，理之，詩文而外，得詞五卷，曰春雨詞、曰柳塘絮語、曰秋花雜詠、曰秋吟、曰今之石湖詞，又得復訂詞一卷，合坦菴詞三卷，為北湖三家詞鈔。石湖名基年七十三卒於康熙乙酉，坦菴復訂已先沒，問三家之本末，莫能言之者，去歲於荷向之處，見徐氏族譜，又晤徐君崇禮，徐為荷向之外家，崇禮於坦菴為六世孫，問其遺書，不復能詳也。考石湖詩中有二子頌頤，皆不令讀書，湖中范氏出其譜校之，石湖之後，僅一傳而絕嗟乎，故家子弟，半屬凋零，一二遺編猶存，先正精氣之不沒，固如是哉。吳君少文，以此付梓，余與向之擬校字之役，略述其梗概如右。嘉慶庚午夏六月，焦廷斌跋。

何有軒文集跋

何有軒文集四卷，陳雲發著，雲發字鳴夏，江都人，以諸生終，其文集自敘，作於康熙三十九年，乾隆江都志載其文集，而不詳其卷數，蓋未刻之書也。志又云：俞長城最服膺之，聞其亡歎曰：讀書種子絕矣。按長城字寧世號顧園，何有軒文集中有俞公顧園行狀，是俞公之卒，在鳴夏之前，雖然可信，何為有讀書種子之歎也。

琴川吟草跋

琴川吟草一卷，海州雜著齋先生著也。先生初寓揚州，時尚幼，先生來湖中，每加撫抱，問教以唐人五言截句，是為乾隆辛亥壬子間，今近二十年矣。先生通經學，亦精於醫，博覽羣書，多所論著，然性耽逸趣，恆以詩酒自娛，晚入城，過先生酒盞茶荷，談經竟日，或先生來湖中，登雕菰樓，吟詩數章，一時佳話也。今歲讀其琴川吟草，淡逸之氣，不染市氣，校閱一過，俗懷盡肅，為鈔錄之，得若干首，先生更有揚州聞見錄，案之尚未脫稿也。

何梯雲權指誌

君諱方衡，字梯雲，甘泉縣黃莊橋人，嘗一應童子試，不售，改而賣為，居三年，鬱鬱不得志，日坐肆中，翻閱毛詩尚書，又學為詩歌，余偶見其征婦詞，風骨渾厚，不與古人之形，神畢肖焉。乃謂之曰：君豈常為牙儂者哉，遂棄去，屬節讀書，明年縣試，邑令陳公拔之前列，丁卯三月科試，以第八名入學，越一月，病溫下利，發疹狂躁，服庸醫藥，疹斂而狂益甚，下之不應，又下之，利黃沫，日亦戒眼成癢，證醫復下之，氣隨下脫，遂於四月二十八日卒，距生於乾隆乙巳，年二十有三。君學詩古文辭，嘗曰：吾不他求，惟期無市俗氣，於經義亦然，或於樹人中，聞一言之善者，必強記之，閱書籍有所疑，必反覆辨問，不解不止，以為成業者必集狐腋，而竹頭木屑，皆可用也。為人側儻不羈，性情和易，非拘拘剪剪者，可同年語，以故與之交者皆好之。君聘於吳，而未娶及其死也，室則無孤，欲搜其文而稿多未脫，欲彰其人而名猶未傳，幼同塾長同游者，哭之皆失聲焉。何氏世業賈，至君而崛起，說者以為何氏有先德，其後當興，夫以君之才，增益其學力，沈酣於經史，其與也可立而待，不圖小試其鋒而頓天折，世固有抱其器而不終其用如梯雲者耶。何氏之宗惡乎大君既卒，詩文散失，搜篋中不足二十首，輯之為梯雲遺詩一卷，君嘗於夢中得句云：笙歌三月渡風雨，六朝碑，科試詩題為臥吹簫管到揚州，有碑字韻，即以此十字入之，極為學使所賞，聞者比諸峯青江上之句云：君卒之三日，居於先榮之側，同里友人焦廷斌，為敘其生平而繫以銘曰：梯雲之質，簡而不率，梯雲之文，華而不溢，朝南委土，喪車入圃，甫獲一棺，遽遭三豎，翩翩者蓬，習習者風，頓別琴席，俄成殯宮，北湖之水，君魂所止，援筆作銘，爰懷焉已。

裔母徐孀人墓誌銘

嘉慶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裔君向之卒，其母徐孀人為七十壽，九月初四日，孀人之訃至，向之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於其先君次塋先生之墓，地在潤陳壩西南原，丙山壬向，而屬號誌之。孀人氏徐，本東海舊宗，作廣陵世族，湖干諸牒稱最古焉。高祖松岑先生，諱元美，順治丁酉舉人，鼎扛百斛，久推藝苑之

英詞成一家。應入花間之集。考諱于煥。妣即號之祖姑。先大父之仲姊也。諸人機緣市離。頓傷失恃。先大父母愛如己子。諸人以是恆居外家。迨歸。育次。號先生。婦道能嫻。且通大義。遺金一餅。樂羊不拾。平田十畝。寬缺如寶。已而所天抱疾。墜入膏肓。老莫瞻。秋闈委坂。力求靈草。西城之使稀。夜中庭北。辰之光暗。藥性既窮。青銅遂破。諸人年未四十。向之生甫六齡。范陽孤兒。義方必助。巴蜀寡婦。丹穴難尋。乾隆乙巳丙午之間。薪桂米珠。飢寒載路。一室草萊。母子相視。康伯無衣。則熨斗空提。季偉有客。則飯飯皆塵。而諸人躬親操作。磨礱之運。夜則三更針線之壓。苦惟十指。辭巷拚屏。不聞聲樂。秋燈課讀。但聽霜風。是以容德者其誦孟宗之學。登堂者爭拜桑虞之母。嘉慶辛酉。向之以第一人入學。為諸生。一檄之奉。獨恨其遲。卅載之心。差堪自慰。斗室傳經。羣推芳樹。龍門挺秀。復見孫枝。乃重輪桂滿。彩輦方懸。而寒徑霜鋪。獨靈頓引子榮。即向之孫元基。嗟乎。向之與號同居者近十數年。號時尚幼。回憶其時。先大母殷太姑人與諸人每夕篝燈。往行前言。重宜繼述。戊午之冬。向之奉母儲居於城。今又十一年矣。青真自守。真符苦竹之詩。丹旌在前。已近白楊之冢。亡靈已妥。將埋石於幽宮。合墓有文。可溯源於古禮。銘曰。

嶽嶽儒風。實生賢母。節比閭松。心輕園柳。茹彼蕞茶。如飴在口。椎髻布衣。志堪不朽。殷勤訓子。文學名成。喪車在野。湖水風清。子孫懷之。遺範莫更。藏諸幽壤。惟珉足貞。

逐蟋蟀文有序

瀕湖而居者。連年秋漲。嘉穀不登。田盡汗萊。室家凍餒。嘉慶丁卯之夏。數月不雨。日熾似火。土堅似石。蝓不能入。山農苦之。七月。甘霖雖降。而農時已過。所可種者。晚稻麻菽而已。乃出土之芽。輒為蟲噬。農復食種糧之。而難殺之。價昂。詢蟲之形。則曰蟋蟀。禾苗難殺。無不蓄者。祀以豚蹄黍飯。則過其田不入。否則羣集而嚼之。立盡。或有言之者。亦然。一鄉之中。賽會祀之。瀕湖之巫。奔走不息。夫蟲之害農者。在詩則曰螟。曰蠃。曰蠋。曰螽。在春秋則曰螽。曰螟。未聞以蟋蟀書者。事亦奇矣。作文以逐之。

馮夷怒觸兮。湖小為災。穀食盡沒兮。人民可哀。易水為旱兮。甘澤不來。旱魃為虐兮。晴雨高臺。金風至於西時兮。時雨不化。種豆菽麻。麥分荷鋤。陌上胡萌芽之。不昌兮。蟋蟀在野。嗟爾蟋蟀兮。逞茲利嘴。羣集秋田兮。殺苗盡萎。皇天降災兮。不應若此。蟲其狡黠兮。天何命爾。農夫畏爾兮。祀爾之族。我則怒爾兮。惟爾是逐。蟲其遠逝兮。仍顧影於西堂。傍我戶兮。入我牀。吹清風而自穩。吸秋露以爲漿。草之根兮。砌之旁。惟爾安宅兮。不汝傷。爾不逝兮。爾類口腹。飲兮。可濟。

